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6

海倫凱勒



海倫·凱勒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16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主編：梁實秋
著者：海倫·凱勒
譯者：王祥
出版：人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4號七樓

電話：三三九三六五八四一

郵撥：一〇三三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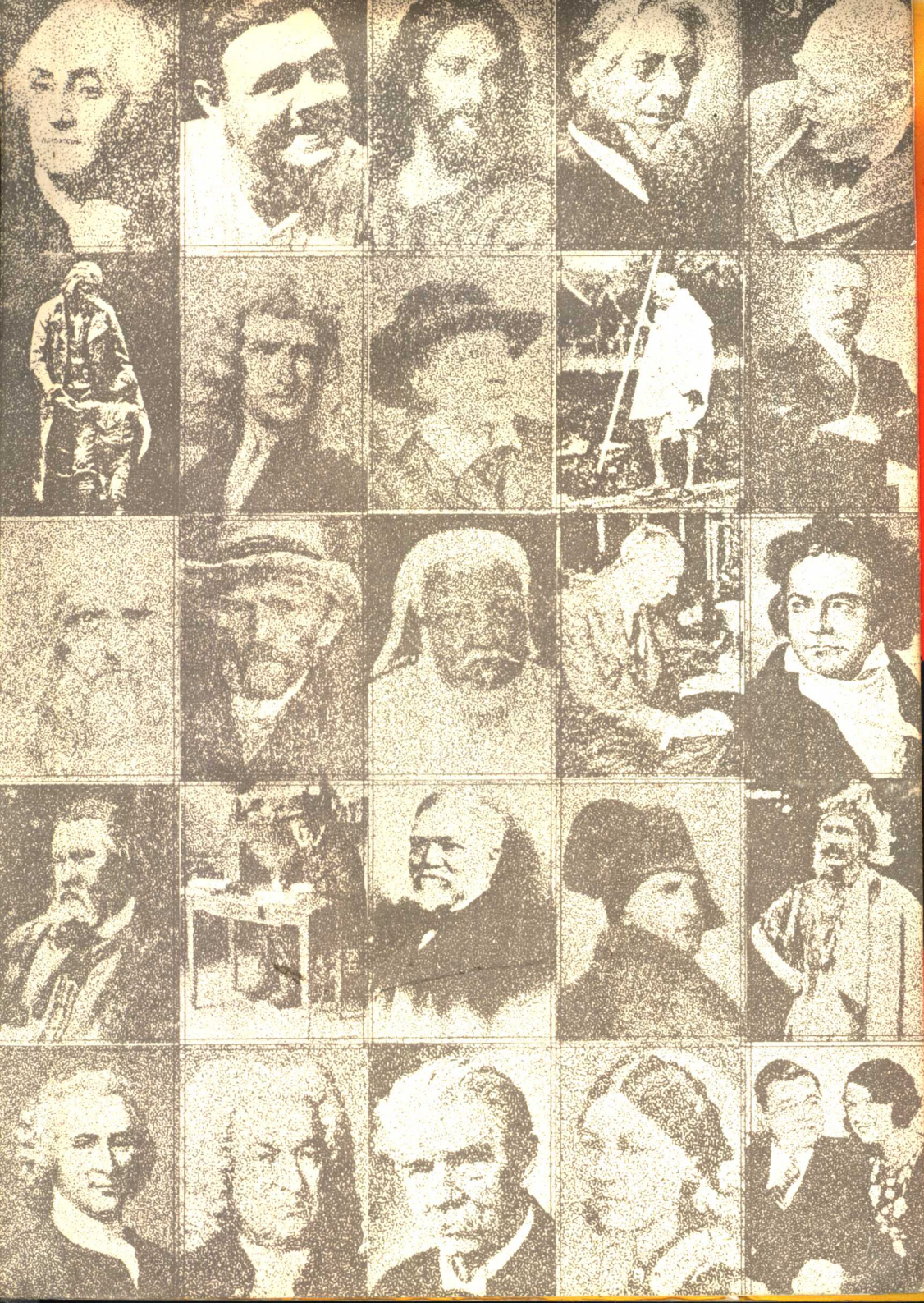
發行人：林獻章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印刷：中興印刷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僅僅是一步之差而已

偉人與凡人的主要區別，就是在偉人有決心，敢向自己的目標踏出第一步，而凡人則找藉口來原諒自己。

名人出版社於五年前創業時，就計劃要出版一套世界名人偉人傳記全集，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名人出版社對社會所能做的最大貢獻了。

這套名人偉人傳記共一百廿本，我們決定的標準偏重於啟發性和趣味性，而且儘可能選擇自傳。

這一二〇位名人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對整個人類都具有長久而深遠的影響，不論是在思想上、文學上、藝術上、科學上……等。

閱讀這些名人偉人的傳記，並不一定能保證也使你變成名人或偉人。但我們相信，常常閱讀這些偉人的傳記，無

形中就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使你對人生抱着一種更肯定、更積極、更樂觀的態度。當你意志消沉的時候，還有什麼比偉人的傳記，更能鼓舞你呢？當你教育子女的時候，還有什麼比偉人的傳記，更能啟發他呢？

因此，這是你送給自己，或你的子女，最好的禮物。

這，也許是你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決定。

我們高興你很有魄力地踏出第一步。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6

海倫凱勒



海倫·凱勒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16

■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主編：梁實秋
著者：海倫·凱勒
譯者：王祥
出版人：出版
版：名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4號七樓

電話：三三九一六四一八

郵發：一〇三三二五

發行人：林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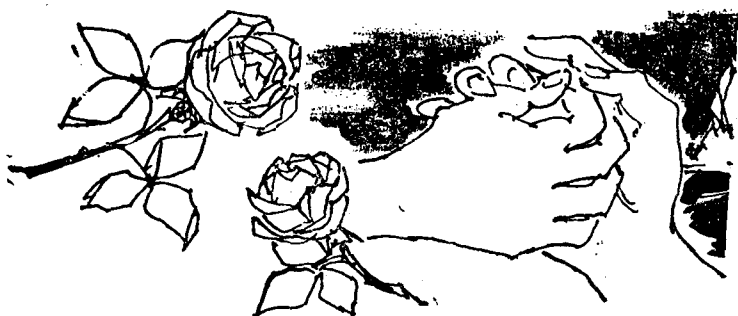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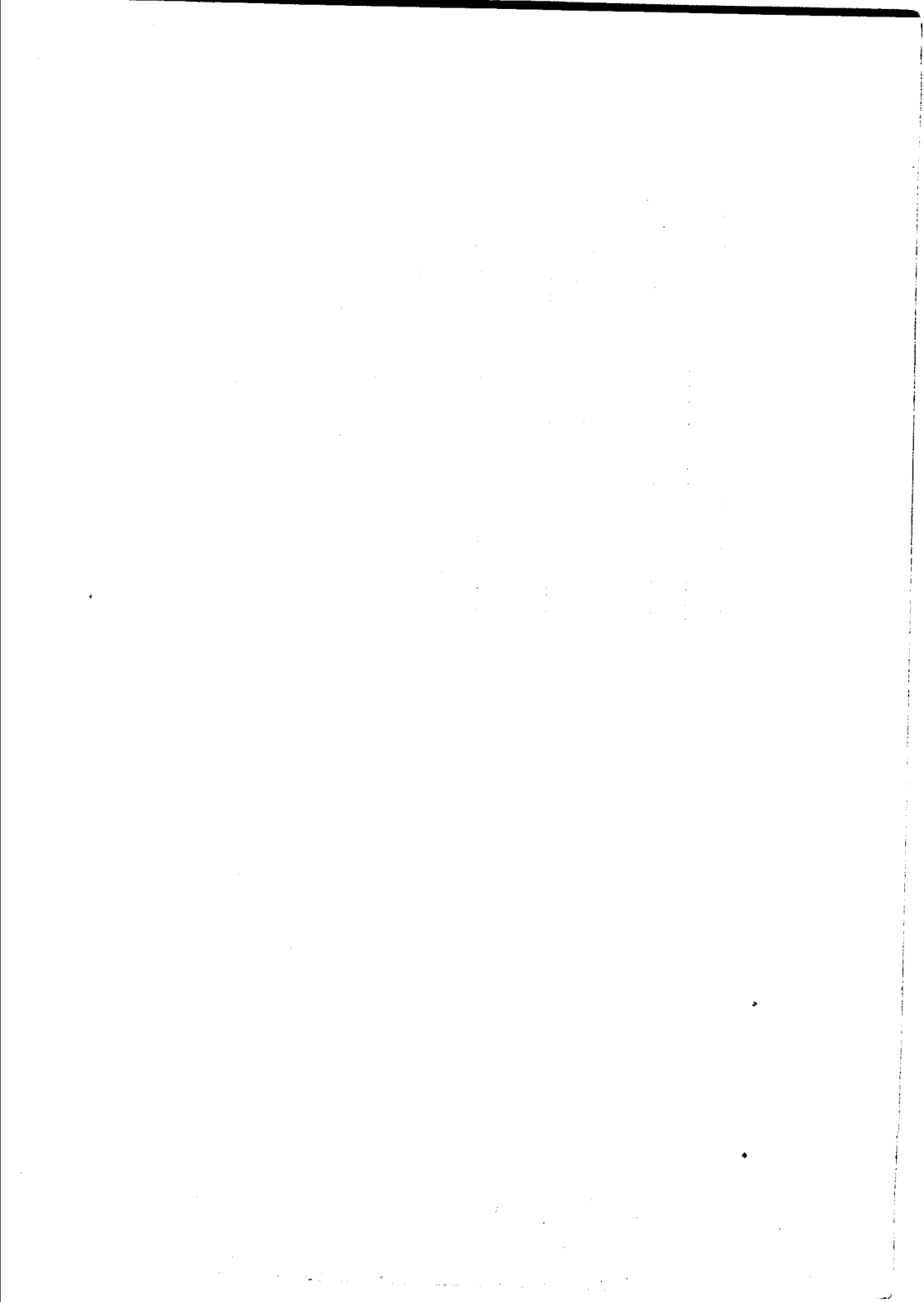
印刷：中興印刷廠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考試.....	三
意料不到的困難.....	六
進入渴望中的大學.....	八
我的書友.....	四
我的生命之旅.....	四
大學時代.....	空
馬克·吐溫.....	三
威爾遜總統的就職典禮.....	三
懷念貝爾博士.....	四
演講旅行.....	四
懷着希望.....	四
拍攝電影.....	一
雜技場的生涯.....	一
慈母去世了.....	一
意外的喜悅.....	一
我的朋友.....	一
後記.....	一
年譜.....	一





少女時代

常春藤之家

本來，我早就想寫一本關於自己這一生的自傳，但是，又覺得有些顧忌。認真說來，我的童年時代非常輝煌燦爛，然而，要詳細敘述這段黃金時代，又難免有種種的顧忌。一個人要追溯自己過去的生活情形，多少都會有些困難的，因為，長大成人之後，對於過去的生活點滴，總有不少地方已經模糊不清，分不出是實際的生活情形，還是自己的幻覺。

不過，回憶童年時代，總會有幾件印象特別深刻的事留在腦海，只是後來沒有再見到、也沒有再聽到，因此，想要說得很詳細是不太可能的。至於我開始學說話，有記憶的時候，由於年紀太小，大部分都已忘記，我只能選些比較重要或是比較有趣的事，概略介紹一下。

我是在一八八〇年六月二七日出生在美國南部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堪比亞鎮。

我父親這一家系是在美國還未獨立的殖民地時代，就由瑞士移民到馬里蘭，父親的曾祖名叫卡斯巴·凱勒，他曾經在瑞士的蘇黎世創辦了聾啞學院，並且著作了不少有關聾啞方面的書籍。

他一定沒有想到在他的子孫中會有我這種又聾又瞎的人，每當我想到這一點，就覺得人生的際遇實在奇妙而難以捉摸，甚至連帝王世家都會有這種想像不到的際遇。比如說就有不少帝王的祖先曾經身為奴隸，這些奴隸絕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成為權重一時的帝王；相反的，也有祖先是顯赫的帝王，而子孫却淪為奴隸的。所以，我的際遇實在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我的祖父就是卡斯巴·凱勒的兒子，他在塔斯堪比亞鎮買下了一片廣大的土地，當時的美國還處於拓荒時代，別說沒見過汽車，甚至連個像樣的城市都沒有，因此，祖父每年都有一次騎馬到距小鎮約七百六十哩的費城，去添購一些農場上所需的用品。

每當祖父出門去旅行，購物的時候，通常都會寫信回來敘述旅途情形，直到現在，在伯母家仍保存了不少這種家信。每次我只要一看這些信，腦海中就彷彿呈現西部電影中的情景，因為，祖父的信描述得非常生動詳實。

祖母是維吉尼亞州首任州長的孫女，在南北戰爭時，南軍中有一位很有名的羅拔特將軍，就是祖母的叔叔。

我的父親阿薩曾是南軍上尉，母親凱特·亞當則是位南軍旅長的女兒。事實上，母親是父親的第二位妻子，年紀要比父親小許多。

我並不是天生的又瞎又聾，而是由於小時候生了一場大病使然。我未生病之前，是住在大房子旁邊的一幢小房子裡，我記得我們家有個很大的客廳，另外還有間小房間，僕人們都住在小房間裏。

同時，在這個大房子的旁邊，另外加蓋了一間小房子，作為其他的用途，這種格式似乎就是

當時美國南方傳統的住宅。我的父親也不例外，在南北戰爭結束時蓋了這種房子，與母親結婚後，就一直住在那裡。

現在我只要一回憶童年時代，就對那幢房子懷有無限的思念，因為，在那幢房子的四周種有許多葡萄樹與玫瑰花，與其說它是幢住宅，還不如說是間別墅。記得在小房子的大門口，種著黃色的玫瑰以及其他各種植物，時常有成羣的蜜蜂或蜂鳥，四處飛舞，發出嗡嗡的聲音。

祖父母就住在我家附近，他們的園中也滿是花草樹木，圍牆上則爬滿了常春藤，因此，附近的人部稱祖父的住屋為「常春藤之家」。這個住宅的庭院廣闊而富有古典氣息，是我幼時遊耍的樂園。

在莎莉文老師還沒有來到我家之前，我常常用手去觸摸籬笆上的常春藤，並在院中玩得很高興。我可以憑嗅覺去尋找盛開的各種花卉；遇到心情不好時，我就把整個頭鑽進樹叢中或草堆中，讓煩躁的心情慢慢地穩定下來。

同時，我還常靠著雙手的摸索，在花叢中走動，偶而我也可由葉子或花朵的形狀，察覺到我居然摸索地來到庭院最遠的一角。每當我知道自己置身在院中的角落時，心中都會有股莫名的愉悅。

在這兒，有茉莉花，還有花瓣像蝴蝶的蝴蝶百合，以及許多散發出濃郁香味的花草，每當百花盛開的時節，我總是被誘人的花香引到這裡來。在這許多花中，我最喜愛的還是玫瑰，尤其是在南部的老家，那種有枝蔓的玫瑰，我認為是最美的一種，後來我在其他地方，再也沒有看到過這種玫瑰。

這種玫瑰由於有枝蔓，因此，可以由大門上垂掛下來，每當微風吹拂，附近都瀰漫著那股清淡高雅的花香，尤其是在清晨，那種沾著露水的清香更是令人舒暢，好像走入了神仙的花園，看到了滿園的仙花似的。

每個家庭在第一個小生命來到時，全家人在興奮之餘都會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我的家人也不例外。就拿爲我命名來說吧，父母親就爲了要取個好聽而又有意義的名字，彼此爭論了好久。

父親平日最尊敬的人就是先祖密爾特列脫·康貝爾，因此，堅持以這位祖先的名字爲我命名，但母親却不同意，她希望採用外祖母海倫·愛波莉特的名字。一直僵持了好久，最後終於採納了母親的意思。

在爭執有了結果之後，父親就把我帶到教會去受洗，可是在路上，父親却把所取的名字給忘得一乾二淨，當牧師問他：

「你這位小寶寶取什麼名字啊？」

糊塗的父親，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是用祖母的名字，還是外祖母的名字，情急之下，就隨口說出祖母——父親的媽媽——的名字。

這一來，我就不叫海倫·愛波莉特，而叫海倫·亞當了。

聽說我從小就很好勝、好強，別人可以做的事我都要去試試，如不讓我插手我就吵鬧不休。

聽爸爸說，我在六個月大的時候，就已經可以很清楚地說一些簡單的字彙，例如：「Good day (早安)」或是「Tea, Tea, Tea (茶、茶、茶)」等，都說得很清楚。

因此，我還僅數個月大時，就已學會不少的字彙，如「Water（水）」這個字，也是在那時候就學會的。可是，後來我生了一場大病，却把以前學會的字彙，都忘得一乾二淨，只有「水」這個字沒有忘。但是，雖然我自己認為說了「Water」，但聽在別人的耳中却是「Wa, Wa」，一直到我會拼「Water」這個字之後，我才不再發出「Wa, Wa」的音來。

終於，我滿了週歲。聽說我是在週歲這一天首次自己跨出步伐的。當時，母親正把我從浴缸裡抱出來，放在她的膝上坐著，我一眼看到投影在浴室內的樹葉影子，高興之餘，突然從母親的膝上跳了下來，搖搖晃晃的走了幾步，想去抓那影子。

然而，我這種幸福的日子並不長久。我親耳聽到駒鳥及其他小鳥美妙的歌聲，親眼看到色彩繽紛的花朵，爭相競艷，享受美好而絢爛的春天，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同樣的，欣賞鮮艷的玫瑰以及晶瑩欲滴的葡萄、草莓，可以自由自在四處走動



，度過熱鬧、充滿生氣的夏天，在我的生命中也只有一次。眼見廣闊的草原從嫩綠變成金黃，而進入深秋季節，在我的生命中仍只有一次。

不久，冬天來了，那是個非常冷的二月。有一天，我突然生病了，發著高燒，最糟的是高燒一直不退。

據醫生的診斷，認為我得了急性的胃病以及血液循環的急症，活命的機會渺茫。正當大家都快放棄希望時，有一天早上，我的燒突然退了，當時全家大小都喜極而泣。然而，怕人的高燒是退了，但我已經看不見東西、聽不到聲音了，可悲的是居然沒有人發現這個事實，包括醫生在內，沒有人知道我的改變。

一直到現在為止，我還依稀地記得那個時候的情景，我常常無理取鬧，或吵著要某樣東西，讓母親又心疼又焦慮，她總是慈愛親切地安撫我。還有，我因為眼睛痛，常避開陽光，把臉朝著陰暗的牆壁。這些事情我都記得很清楚，尤其是當我的視覺一天比一天模糊時，我內心那種難以表達的驚駭與悲哀，一直到現在都無法忘懷。

除了這些片斷的記憶外，當時的一切都像是一個可怕的惡夢，實在沒有勇氣再去回憶。

後來，我逐漸地淡忘了那些令人害怕的事，認為世界原本就是如此黑暗，四周的環境一向就是如此寂靜無聲。這樣過了好幾年，直到莎莉文老師來了，才為我打開了心靈之窗。在這之前，我只覺得以前的世界與現在的不同，但我又記不起以前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雖然，我能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時間，只有短短十九個月，但我在襁褓中所見到的廣闊、嫩綠的草原，蔚藍的天空，以及各種花草樹木的印象，却一直深留在我的心底。

頑皮的童年

在生了這場大病之後，幾乎有兩、三個月的時間，我記不得任何一件事，如今只依稀想得到當時我常常坐在母親的膝上，當母親四處走動，忙做家事的時候，我就寸步不離地抓著她的衣服，緊隨其後。

後來，我終於會觸摸各種東西，依著各種東西的形狀及動作，而領悟各種事。同時，也學著把自己所想要做的事告訴別人，我開始會利用簡單的身體動作、姿態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例如：搖搖頭表示「不」，點點頭表示「同意」；把對方往前拉，表示「你過來」，向相反的方向推，表示「你走開」；當我要吃麵包時，我就做著切麵包、塗奶油的動作，要吃冰淇淋，就對母親做出搖冰淇淋機的動作；如果要表示冷，就縮著頸子，做出發抖的樣子。

另一方面，母親也想盡辦法幫助我了解各種事物。因此，每當母親要我拿某樣東西的時候，我常可以馬上理解，然後跑到樓上或倉庫，拿了東西再回到母親的身邊。就這樣，我雖然生活在黑暗的世界裡，但靠著母親的慈愛及智慧，我仍然過著快樂的日子。

如此過了一段時期後，家中的事情，我大部分都可以應付得了。在我五歲的時候，洗衣店送來洗好的衣服，我也知道該如何折疊，甚至還可以區別的出那些是父親的襯衣，那些是母親的裙子，那些是我的小衣服，然後一一地放在衣櫃中。偶而，母親或伯母要外出時，我也可以立刻知道她們穿的衣服與平常不一樣，而吵著要跟她們出去。每次有客人來的時候，母親也會叫我出來